

活在永恒的现在

〔日〕大平正芳／著

日本大平正芳著作集出版编辑委员会／编
简洁 孙雅甜 徐莲 黄毅燕 张林／译
郭连友／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活在永恒的现在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日〕大平正芳
／著

活在永恒的现在

日本大平正芳著作集出版编辑委员会／编
简洁 孙雅甜 徐莲 黄毅燕 张林／译
郭连友／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在永恒的现在/ (日) 大平正芳著; 日本大平正芳著作集出版编辑委员会编; 郭连友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117-0046-9

I. 活…

II. ①大…②日…③郭…

III. 大平正芳 (1910 ~ 1980) — 自传

IV. K833. 13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251 号

活在永恒的现在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6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贺大平正芳著作集《活在永恒的现在》出版

已故大平总理是一位不愧于文人宰相称号的政治家。喜爱读书的政治家并非没有先例,但是能够写作的却很少见。本著作集收录的部分文章是他演说或作报告时的记录。大平总理虽算不上言辞流利、雄辩,应该说还有些结巴,但从记录的文字来看,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他的发言简直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不难看出,即便在讲话时,大平就已经在头脑中将想要表达的内容归纳成文章的形式。

俗话说“文如其人”。读大平先生的文章,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他的谦虚、真挚。从本书收录的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文章十分低调,绝非花哨之物。先生喜欢“永恒的现在”一词,在很多场合他都使用这个词,正因为“处于指向未来的力量和过去所拥有的引力这个相反方向,在紧张的矛盾中存在的现在”,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不可代替的最为珍贵的唯一,它揭示了人应当时刻正襟危坐、认真生活的人生哲学。我认为没有其他词语能更好地形容大平正芳这个人了。

作为日本的政治家,大平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著作集中很多文章是当时政治、经济、外交的见闻,其中的思想对当今中国亦适用,相信一定能为中国读者提供不少参考。

大平先生生于1910年,他迎来六十花甲之年的20世纪70年代正是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动荡期。现在,大家经常评价那段时期为“史上未曾有的经济危机”、“百年难遇的动荡期”等。相信现在的日本或中国的青年人听听先辈文人政治家的见解一定会大受裨益。这也是我推荐此书的目的。

渡边昭夫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平正芳纪念财团运营委员长

目 录

第一部 我的履历书

我的履历书	(3)
我出生的家庭	(3)
水与债	(5)
中小学时期	(7)
与基督教的接触	(10)
踌躇不前	(12)
大学生活——难忘的恩师	(14)
大学生活——一桥大学大家庭的情谊	(16)
进大藏省工作	(18)
在税务界锻炼	(21)
赴内蒙古	(23)
超越部门界限的友谊	(25)
日本育英会的成立	(27)
国民酒店	(28)
东京空袭	(31)
回忆津岛大藏大臣	(32)
战后的公共事业	(34)
同池田勇人先生的结合	(37)
道奇方案	(39)
进入政界	(41)
“混账”解散	(44)
保守政党的合并	(46)
参加总裁竞选	(48)

池田内阁的诞生	(50)
首相的孤独	(52)
吉田先生的幽默	(54)
永田町与霞关	(56)
池田先生的引退	(59)
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61)
中国的领导人	(64)
日美外交	(66)
名誉学位	(69)
在经济停滞与萧条之中	(71)
随笔	(74)
大臣和官吏	(74)
愿望和偶然	(75)
我与读书	(79)
和长子正树永别	(81)
变革与适应	(87)
花甲之年和自悔	(88)
历史的现实——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92)
后 记	(94)

第二部《风尘杂俎》(节选)

外交演说	(99)
在第七十届国会上的外交演说(1972年10月28日)	(99)
在第七十一届国会上的外交演说(1973年1月27日)	(103)
在第七十二届国会上的外交演说(1974年1月21日)	(108)
提案	(114)
日本新世纪的开始——改变潮流的方向(1971年9月1日)	
.....	(114)
我的政权构想(1972年6月23日)	(119)

创造新社会——从量的扩大到质的充实 (1974 年 8 月 28 日)	(121)
讲演	(124)
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完成——战后日本与旧金山体制	
(1972 年 10 月 6 日)	(124)
写在首脑外交结束之际——首相访欧、访苏的意义	
(1973 年 10 月 22 日)	(131)
随想	(141)
中国问题之研究 (1972 年 11 月 3 日)	(141)

第三部《旦暮芥考——花甲与自海》(节选)

民主议会制与超党派外交	(147)
首相外交	(153)
美国的新亚洲政策	(155)
中国与日本	(157)
何谓政治的现代化	(160)
明治百年所思	(163)
革新的意义	(165)
浪人礼赞	(166)
大众的政治	(167)
自我认同与人生	(168)
疏忽的陷阱	(169)

第四部《永恒的此刻》(节选)

第一次大平内阁成立时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	
(1978 年 12 月 8 日 临时内阁会议决议)	(175)
在第 87 届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	
(1979 年 1 月 25 日)	(176)
第二次大平内阁组阁时内阁总理大臣谈话	
(1979 年 11 月 9 日 临时内阁会议决议)	(183)

在第 91 届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讲	
(1980 年 1 月 25 日)	(184)
自主外交的开展——课题与政策	(193)
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答词	
(1979 年 5 月 2 日 华盛顿)	(193)
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演讲	
(1979 年 5 月 3 日 华盛顿)	(194)
在中国政协礼堂的演讲：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为求新的	
深度和广度 (1979 年 12 月 7 日 北京)	(198)
在弗雷泽总理举办的午宴会上的演讲：太平洋时代的创造	
性合作关系 (1980 年 1 月 17 日 墨尔本)	(203)
在白宫南草坪 (玫瑰花园) 的演讲	
(1980 年 5 月 1 日 华盛顿)	(207)
在加拿大联邦议会上的演讲：相隔太平洋的邻居	
(1980 年 5 月 5 日 渥太华)	(209)
在特鲁多总理举办的晚宴上的致辞	
(1980 年 5 月 6 日 温哥华)	(212)
在迎接华国锋总理晚宴上的致辞	
(1980 年 5 月 28 日 首相官邸)	(214)
在华国锋总理举办的晚宴上的致辞	
(1980 年 5 月 29 日 中国驻东京大使馆)	(216)
应对文化时代、区域时代——课题与政策	(218)
都市构想的理念	(218)
关于充实家庭基础的倡议	(219)
在政策研究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摘要)	(221)
在田园都市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1 月 17 日)	(221)
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2 月 6 日)	(222)
在关心多元化社会的生活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2 月 24 日)	(223)
在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3 月 6 日)	(223)
在充实家庭基础的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3 月 19 日)	(224)
在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4 月 2 日)	(225)
在文化时代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4 月 9 日)	(226)
在文化时代的经济运营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4 月 11 日)	(227)
在科学技术的历史性发展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79 年 5 月 30 日)	(229)
后 记	(231)

第一部 《我的履历书》



我的履历书

我出生的家庭

在阿讃山脉伸向濑户内海伸向燧滩的临海处，讃岐和伊予^①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人口约为一万一千人的丰滨镇（战后，丰滨镇与和田村合并）。明治四十三年（1910）三月十二日，我出生于这个镇上的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二。

虽然不太清楚大平家的古老家谱，但据说是过去一个叫大平伊贺国祐的豪门的后裔。这个大平伊贺守国在战国时代^②从土佐迁居本地，统治过这一带。在筑有城堡的城山^③（狮子端山）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的石砌城墙和泉眼遗迹。在城山麓下，有“院内”、“梶谷”、“直场”三座村庄。听说过去在院内设有国祐的议事机构，在梶谷设有铁匠房，在直场住着上层武士。

据说，这位拥有城堡的领主伊贺守国祐，受出征四国的长曾我部逼迫，曾寄身于自己家臣的篱下，其后便下落不明。其嫡子被乳母抱在怀里，在城山南边的“乳母怀池”投水身亡，闺女在丰滨镇的“姬滨”跳海自杀；只有弟弟免遭灾祸，在本地落户。祭祀国祐的菩提寺——“国祐寺”，至今仍有姓大平的人在看守，香火不断。从那以后，大平家族就在本地务农。在我出生时，在长谷、院内、梶谷三个村庄里还剩有十来户，他们都以务农为生。

① “讃岐”是香川县的古称。“伊予”是爱媛县的古称。

② “战国时代”指公元1467年至1658年日本各地封建领主割据混战的时期。

③ “城山”指筑有城堡的山。

我父亲出生的家庭是大平本家的一个分支。因为他在家的男孩中排行第二，后来又分家另立门户，自耕和佃种了一町二三反^①土地，是个中等的农户。我父亲担任过村议会议员和贮水池的水利代表等名誉职务，在社会上似乎还颇有信誉。他身体健壮，性格爽朗，劳动勤快，乐于助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我父亲出生于明治三年（1870），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学历。但他的书法不错，对日本与中国的古籍也相当精通。他十分爱惜书籍，往往在线装书里夹上一些红纸条，作为



幼年时代的著者（左），与父兄（中）在一起（大正二年）

对这些地方有疑问的记号。当这些疑问解决后便把纸条轻轻地抽掉，这样便不致把书籍弄脏。从中可见他对待书籍细致认真的态度。

我父亲喜欢喝酒，从未断过每天的晚酌。而且他的交往比较广泛，别人也常请他喝酒。记得村里小铺子在年中或年底送到我家来的日用品的赊账单上，大体上每隔一周就记载着一元两角钱清酒和三五分钱的豆腐或油豆腐。

我母亲是邻近大野原镇上詫间家的长女。总的感觉，她是一个善于交际、很要强的妇女。当时詫间全家已迁居朝鲜，在朝鲜的庆尚北道迎日郡大松面^②开杂货店，舅舅在当地担任面长。不知什么原因，只有外祖母一个人留在家乡。

当时的农民主要是种稻麦，生活很不宽裕。我们家因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生活更是困难。我记事以后，身上穿的是袖子上沾满鼻涕的邋邋遢遢的衣裳，脚上穿的是稻草编的草鞋，吃的是酱汤、咸菜就麦饭（当然里面也掺有三四成大米）。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① “町”、“反”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町等于十反，约合 99.15 五公亩。

② “面”是朝鲜旧行政区单位，相当于乡或镇。

尽管家住海边，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点鲜鱼。平时，饭桌上偶尔才有点晒干的沙丁鱼或青花鱼。

我从小就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除了插秧、拔草、割稻子，还有喂牛、搞副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成天盼望着节假日的到来。到了盼望已久的节假日，就和朋友到野外、山上、海边，一直尽兴地玩到深夜才回家。我们到山上采松蘑、竹笋，到海边去游泳、钓鱼，到小河里去抓小鱼，玩得简直入了迷。晚上搞些文艺演出，有时还躲在黑地里装鬼，试探伙伴们的胆量。

当时农家做的副业是编草帽辫，不久又改为编制装肥料或食盐用的草袋子。草帽辫是把用硫黄漂白过的麦秆用手工编织的带状物，它是编草帽的材料。草袋子是把稻草弄软后，在手工织机上制成的装肥料或食盐的袋子。这种袋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当时可是很重要的包装材料。无论是编草帽辫还是编草袋子，通常干一天活，连原料算在内，最多也只能挣到两三角钱。这些都是要投入大量劳动的典型副业。在我们家里，母亲不仅要给住在我们家里的长工和女佣分配活计，甚至对我们这些小孩也规定了每天的定额。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家还雇了一名长工和一名女佣，按年订立劳动合同，住在我们家干活。

另外，有些农家还种甘蔗，制造粗糖。我们家也和邻居合伙干过这种副业。入冬时，把地里长好的甘蔗砍下来，放在用牛拉的大石磨里，榨出浓浓的糖汁，然后再把糖汁放在大锅里熬成粗糖。当褐色的粗糖装进可容四斗的木桶里，凝成硬硬的结晶体时，镇上的商人便扛着大秤来收购了。大秤是公道的，而商人就不一定都那么公道了。把装满粗糖的木桶过秤时，要根据木桶的重量，把挂在秤杆上的秤砣不再向后移动，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少报重量。可是，在场的大人对这种狡猾的行为并不提出任何抗议，而幼小的我对此却感到愤愤不平。

水与债

自古以来，讚岐就以盛产白米、白盐和白糖而闻名，所以有“讚岐三白”的美誉。其中的白糖，在我少年时期就已经不生产了。但食

盐仍是著名的产品，直到前几年产量仍占日本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制盐的方法已由晒盐法逐渐改为流下式生产，进而过渡到利用离子交换膜的化学制盐法，所以讚岐在十来年前也终于看不到往日传统的盐田了。现在国内的制盐业已集中到七家化学制盐公司，在这个著名的产盐地讚岐，只有一家讚盐盐业公司，还残留着一点它昔日的荣光。至于稻米生产，由于受到粮食管理制度的扶持，仍然是讚岐农业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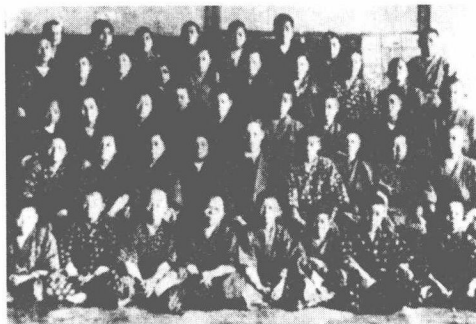
总的说来，当时的农家借债者居多。我家也不例外。我经常听到父母在一起悄悄地谈论借债的事。放债的人都是附近村子里或镇上的地主兼肥料商。农家不仅要赊购肥料，生活困难时也要借债，秋后要归还全部或部分借款。我记得月息大概是十厘左右。

每年能靠庄稼收成还清债务，那还算不错的。如果还不了债，不要说耕牛，甚至连祖先留下来的田地也不得不卖掉。为了互助互济，这些家庭就以十户或二十户为单位发起“请会”。所谓“请会”，就是把大家分期交上来的钱，集中起来首先借给某个需要救济的家庭使用。有时也轮到我们家来“请会”。农业协同组合是作为一种产业组合成立的，但插手信贷事业，却是很久以后的事。

当时的佃租叫“年贡”，是一种用大米交纳的实物地租。两熟地每反平均要缴租一石左右。地主除了从占有的田地获得年贡外，还有做肥料买卖的收益和放债的利息收入，在当时的农村里很突出地形成了一个富裕阶层。他们还往往越过县界，相互结成姻戚关系。地主的生活一般比较俭朴。他们要缴纳不少钱的户头税（战前的一种地方税，昭和十五年废除）来支撑地方的财政，遇到灾年，要主动拿出很多钱来帮助恢复生产，而且还要响应各种名目的公私捐款。我父亲也是一遇到什么困难就会跑到“老爷”（对地主的称呼）那里去求援。另外，地主都争着把自己的子弟送进高一级的学校去念书，所以很多对日本的现代化作出过贡献的人才都出自这个阶层。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地租改为用货币缴纳，战后又进行了农地改革，地主大多很快没落下来。现在残留下来的这些荒废的地主大院，还能让人们依稀想起其往日的荣华。

水是农民的命根子。尤其是讚岐这地方，由于降雨量少，接连一些

日子不下雨，确保灌溉用水便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还记得，自己就曾用陶制的水壶认真地给一棵棵快要枯死的稻子浇过水。遇到干旱，村里的人全部出动，向神佛求雨，我也经常跟着去。另外我还通宵不眠看过水，以防别人来偷。事实上因为争水，有时甚至会发生动刀子伤人事件。



和田村小学六年级，二排左数第四人
(大正十二年)

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在讃岐兴修了大约三万个大大小小的贮水池，把入冬以来未用完的水贮存起来，以备夏天灌溉。弘法大师（空海和尚）是出生于讃岐屏风浦的名僧，他不仅是真言宗的创始人，而且也是伟大的技术专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足迹遍及国内外，事迹很多，设想也很宏伟。弘法大师所修建的贮水池，如日本最大的贮水池——满浓池（灌溉面积约四千六百多町）等，至今还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

不过，讃岐的缺水问题，由于前几年“香川灌溉渠”的竣工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香川灌溉渠把吉野川的河水，通过贯穿阿讃山脉的隧道，引到讃岐平原。这项工程投入了六百九十九亿日元的巨款，花了十三年时间，直到前几年才建成。引吉野川的水，是讃岐人长年梦寐以求却无曾实现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作为香川灌溉渠推进联盟的会长，能够参与这项工作，感到十分光荣。

中小学时期

农民一年四季不停息地从事繁重的劳动，而所得的报酬却少得可伶。当小麦从冻土里冒出嫩芽时，新年就到来了。晚春，当葱绿的麦子变黄时，秧田里的秧苗就已经出齐了。刚刚结束了插秧、除草，炎热的夏天便来临了。秋收一完，很快便进入了暗淡的冬天。农家的繁重劳动就是伴随着这种伟大的自然规律而循环往复。